

编者按

本期重点推出作家张佑迟散文《文学伴我走西口》《脚下这块土地》以及《无名河》。三篇文章里，作家笔下亲历的生活往事，行文充满深情，温情的回放，难能可贵，让人感慨万千。

张佑迟 四川泸州人，中共党员，曾做过编辑。新疆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会员，新疆地方志学会、党史研究会会员。在《中国西部文学》《山西文学》《朔方》《黄河文学》《北京文学》《青年作家》《四川文学》《泸州作家》等发表过中短篇小说数十篇，散文100余篇。

人生的四十岁
才是峨眉 (外二首)

蔡晓林 (四川成都)

刚逾弱冠之年的李白
飘然而
便登上了绵邈的峨眉山
在万年寺
在毗卢殿
身染烟霞之气
忘却尘世之牵
峨眉山月终归留不住
八百里秦川之外的召唤
他去意匆匆又下了渝州
时间再过去五百年
传言一个奇女子
行至此处
顿然开悟
成就了非江湖、不武侯的
蜀国仙山
人生的四十岁
才读懂了峨眉

不惑之年来到渝江

阿婆的民宿
窗外
便是湘江
清澈见底的流水
将体态矫健的老许
冰醒到了从前
湖南师范的高材生
人生辗转之下
书生意气
才慢慢散去
但中间隔着二十多个
挥斥方遒的不惑之年
身在溺水中的老许
此刻提议大家举杯：
如此喝酒
是为一大幸事

此刻的我
难免不假思索
800多年前的夜晚
那个叫陆游的诗人
是否也站在湘江边
遥望让他陷入沉郁悲凉的临安
咽泪装欢之下
最怕想起的人
恐怕是唐婉

驷马桥上的遥想

从1400年前的某一天开始
从驷马桥出川的任子
渐渐多起来了
他们的满腹策论
有的直达天听
有的兼济天下
有的名震中原

在驷马桥上遥想
那些远行的任子
喝了友人的送别酒
可能还要去昭觉寺
许下人生第一宏愿

文学伴我走西口

给我这棵无人知道的文学小草浇了小小的一瓢水。

或许是艾芜的《南行记》影响了我，抑或是设计室那些线条让我心烦，十七岁的我没有在西宁坚持下去，在学了十个月的设计之后，我终于去了新疆。在新疆，我流浪般地穿过大漠戈壁，最后沿着果子沟这条古兵道落脚伊犁。素称塞外江南的伊犁，是中国最西边的一块土地，非常遥远。我的散文《难渡巩乃斯》就是讲述我在伊犁开小差的经过，冰凉的古斯河水阻止了我的脚步，我留下来了。现实总是现实，当想入非非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我才死了这条心。几个月以后，我获得了上大专的机会，当我走出校门时，我发觉伊犁并没有亏待我。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决心在伊犁干一辈子。

当年，新疆的开发如雨后春笋，我的工作也被频繁调动，工作的变换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同时也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文学作品都要见报见刊，发表的东西多了，我便开始在伊犁有了些小名气。各种笔会接踵而至，各种协会邀我参加，这时的我，自我感觉已经“文学”了。可是，当我向“文学”深处走去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深层次的东西需要小说来表达，于是我转向了小说创作，从此就再没有回头。

写小说难，写了没有发表就等于“草稿文学”。在“草稿”几年之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终于发表小说了。特别是小说《遥远的星》和《山谷》的发表，标志着我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

此，我写小说越来越顺手，发稿率非常高。《山谷》在《中国西部文学》发表后，编辑专门给了它一段评论；《西部人物谱》在《山西文学》发了首题，主编韩石山还专门给我来了一封信；《大漠人物》寄到《朔方》后，编辑张学东马上给我电话，他又要了我的两篇稿子，并陆续在《朔方》发表了。

我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普通人物，后来甚至我的散文也写普通人物。那些鲜活人物很多就是我的同事和朋友，他们很朴实，很可爱，很厚重。或许就是这种厚重感，我的散文《无名河》被伊犁师范学院中文系选为课外读物，散文《脚下这块土地》被奎屯市电视台制作成了电视散文，文学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条五彩缤纷的路。

正当我雄心勃勃地准备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西部大迁徙》时，我突然病了一场。病不是重病，它却让我心灰意冷，归去来兮，我想退休。由于中央对边疆的特殊优惠政策，我50岁就提前退休回四川泸州了。

我在四川生活了十来年，而在大西北我却生活了35年。回到故乡，我认识故乡，我在一首诗中写道“……归来故乡不识我，梦里冰河常成边。西望伊犁思不尽，点点滴滴也缠绵”。我的中篇小说《族谱拾遗》和《我有一帘幽梦》，短篇小说《刀祭》《清明时节雨纷纷》《四香》《手术正在进行》等以泸州为题材的小说，就是为了让故乡人认识我而创作的。泸州文联有个朋友说，在泸州文学界，张佑迟是从零开始的。对，从零开始。现在，逐渐有人对我的小说、散文、书法有了认识，我庆幸自己终于默默地融入了泸州，融入了故乡的山水。

今后，新疆伊犁仍然是我创作的最大源泉，因为那是我的第二故乡。当然，我也会写泸州，因为她是生我养我的土地。

开人家的门讨开水喝。你耳朵背，因此你唱歌五音不全。然而，你却爱扯着你那破锣嗓子唱情歌。你就是这样忘乎所以地唱着你变调的人生。你没明没黑地干，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你终于倒下了，倒在自己的岗位上。

泪水洗刷了人们心灵上的尘埃。人们悔恨为什么当初笑话你用胶布补衣服而没帮你缝几针呢？你用你的沉默使人们悔恨，使悔恨变成自责，使自责变成泪水。

你太累了，你需要休息。现在你终于扑进了大地母亲的怀抱，让她紧紧拥抱着你。在这里，你抬头可以看见天山上的青松，低头可俯瞰辽阔的昭苏大草原，寂寞了你听听水扎尔特河水的吟唱，春天里，你可以闻着这原野上的野花香。

月圆月缺，夜雨朝晴，你默默地在这里躺了近半个世纪，你知道这块土地上的变化吗？八年前，我写过一篇怀念你的文字，但我没能写出真实的你。现在我才明白，你已经用你那憨态可掬的形象、平凡的工作、短暂的生命把你自己刻在了这块土地上，何须我去用心描写？

一片，在热风中战栗的树叶
从带着哭声的蝉鸣里
听见酷暑渐逝的消息
不知该喜悦，还是惊悸

立秋

何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一片树叶的思绪

白云之下，金灿灿的稻穗
恣意地展示着成熟的自溺
小溪，在沉网中悄悄流逝
渴望着惊鸿之吻

山川低昂，面对日月星辰
始终保持着
一半是醉，一半是醒
从不去思索什么“真谛”

钟楼与月湖，在落霞中
绵绵细语
那片渐渐老去的树叶
还有那只鸣蝉，似乎
读懂了其中的禅意与哲学

是故乡的明月把我带入了文学的大门。

我出生在农村，和所有的农村孩子一样，夏夜，围坐在晒谷场上，听大人们讲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这便是我童年时最大的快乐。正是这种口头文学，它伴着月光，伴着虫鸣，伴着熏蚊子的苦蒿香味，悄悄地撬开了我稚嫩的心扉。读高中时，文学成了我心中的一种纠结，坐在学校图书馆里，我囫圇吞枣地“吞”了很多文学书籍。当文学推开了我心灵的窗户之后，我猛然发现这世界竟然是那么精彩。于是，我不仅读，也开始自己写。十六岁那年，我的一首小诗竟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虽然这首小诗在报纸上

只占据小小的一块，可它在我心里却被放大成了一座大山，或许这就是文学在我心里的拐点。

也正是十六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后离开了泸州，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独闯大西北，从此便开始了漫漫的文学之路。

在青海，当我坐在设计室里看着那些乱麻麻的线条时，是文学给了我抚慰。我的两篇散文在《青海日报》副刊上相继发表了，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一位姓周的编辑竟然骑着咣当直响的自行车来厂里找我。他透过深度近视的眼镜看着我，一顿鼓励差点让我涕泗涟涟。这对于我这个文学青年来说，周编辑的话，无疑是

脚下这块土地

离开和回来的时候都碰上大雪天，然而，这一去一来却隔了将近二十年。今天，当我又踏上昭苏这块白雪覆盖的土地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你，我仿佛又看到了你骑在马上奔驰的身影，它勾起了我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这是一场撕心裂肺的追悼会。

那天，天很阴沉，低悬的云层压在人们的心头。在木扎尔特河边的草地上，牧民们从几十里外的草原上赶来，他们还来不及抖掉身上的尘土，就扑到你的灵前失声痛哭。人们流着眼泪用各种语言表达着对你的思念。这里，语言也不再是障碍，因为真情是不需要翻译的。只要听听那无语的哽咽，只要看看那双泪眼，

人们之间就完全沟通了。你，王立庭，江苏镇江一个农民的儿子，毕业于江苏畜牧兽医学院，然后被分配到昭苏当了一名兽医，工作中积劳成疾，去世时不满24岁。

我认识你是在一个深秋。那天，我慕名去看一位漂亮姑娘。我正坐在她家喝茶，你穿着一双咯吱作响的大马靴进来了。你把马鞭插在马鞍里，高大的身躯撞着毡房，你那张胖乎乎的脸上充满着对我的敌意。你使劲喝茶，故意发出很大的咕咕声，你把我当成了你的情敌。我们因此认识了，并和你成了好朋友，我还发现你是个很不错的家伙。有一回你问我，你看我娶她行吗？

我说，行。你高兴得抓住我的肩膀直摇晃，末了，你用你那熊掌般的大手揉了我一掌，这一掌差点把我揉翻。你说，好。我娶她。接着，你发狂似地在草地上连打了好几个滚，然后，便是傻乎乎地大笑。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你每天都往牧群里跑，一年中很少有时间回家。你几次病倒，而每次又都挣扎着起来。你懂自己的病，然而，你却没有跟着看好你自己。有时回来晚了，你就厚着脸皮去别人家要饭吃。人家随便塞给你两个馍，你就坐在门口有滋有味地就着开水吃冷馍，还不时用你那带着镇江腔的普通话和人开玩笑。有时大黑天的回来，你就敲

无名河

第一次去莫乎尔，在路上正赶上第一场阵雨，雨后的山路特别难走。等到了莫乎尔时，天已近傍晚，天山山区的气候，常常瞬息万变，这时早已雨过天晴了。此时的莫乎尔青山如洗，葱茏翠绿，天山雪峰上的一抹晚霞，更增添了它的绚丽。想不到天山深处竟有这样好的去处，于是把来时山路上的颠簸与不快都给忘了。

晚上，月色朦胧，淡淡的月光带着几分山中的岚气倾泄在窗前，十分迷人。我倚窗而望，远山近树，若有若无，没有了白天的喧嚣，唯有山谷里小河哗哗啦啦的水声一声紧似一声，犹如一支永无休止的小夜曲。

第二天一早，我就急不可耐地要去看看这交响乐般的小河。到跟前我才发现河很小，它只不过是

一条山溪。河出天山深处，集雪山山泉于一身，奔流跌宕，一泻而去。我问一个挑水的小姑娘，河叫啥名字？她睁大一双美丽的眼睛看着我，仿佛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她莞尔一笑，摇摇头挑着水走了，留下一河水声和我的疑问。

过了几天，这里的一切我似乎都习以为常了，一切都平淡无奇了。这时我才想起这里还有一个我二十年前的老友。我多方打听，才知道三年前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漫长的岁月把他留给我的印象磨得如远山一样淡远。我只记得他是北方人，大个子，为人仗义，路见不平常拔刀相助，乐时爱哼哼几曲家乡的小曲。我觉得，他就像北方厚土上一棵古朴的树。在临近小河边的一块地上，我找到他的家，坐在门前的树

下，我和他的妻子讲了许多他过去的往事，最后他妻子对我说：“他的坟就埋在后山上，去看看吧！”

我们爬上山腰，只见一处平坦的山坳上布着一片馒头似的小坟。我伫立良久，俯瞰着山下的小河，生出了万千感慨：他们不正像山下这条无名的小河吗？它，集山间涓涓细流以成河，人们不问它从哪里来，也不问它向哪里去，它连个名字也没有。然而，因为有它，人们才聚以成村，才有生活。他们也是无名的小河。

阳光暖暖地照在山坡上，四周的空气显得那样的凝重。我打住了思绪，山下仍是奔流而去的小河，眼前只有一抔黄土，唯有那山谷中醉人的风，正伴随着历史的长河无声远去。